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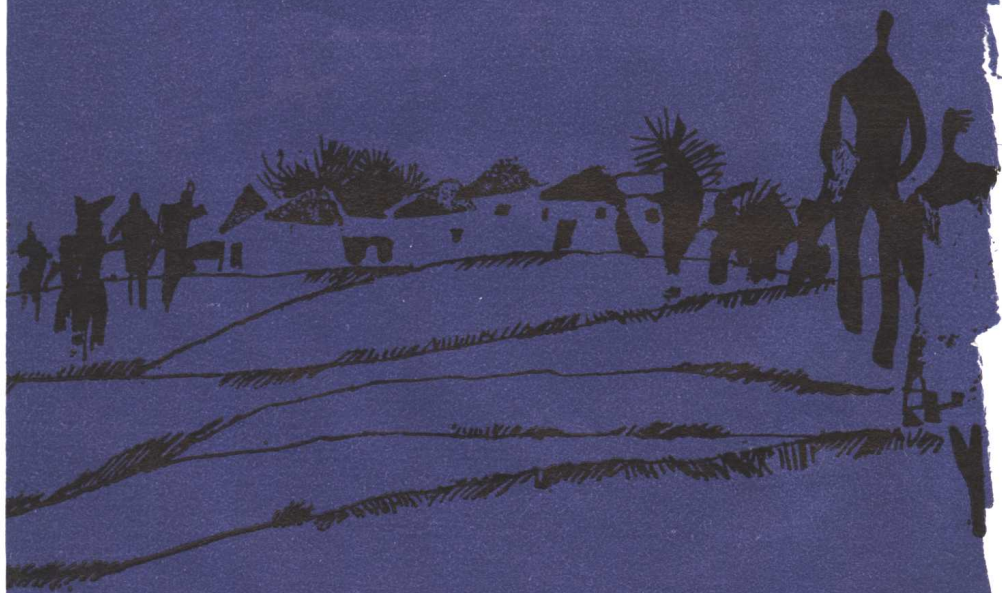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, textured background with a vertical crease down the center. On the right side, there is a crescent moon and a large red triangle pointing downwards. The title '夜的曲线' is printed in white at the bottom left, with the author's name '赵和松 著' below it. A small blue rectangular label is visible on the left edge.

# 夜的曲线

赵和松 著

# 夜的曲线

赵和松著



责任编辑 曹 洁  
封面设计 邵秉坤

## 夜的曲线

赵和松 著

---

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
(杭州武林路125号) (杭州文一路翠苑二区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5 插页3 字数140000 印数0001—2100  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7-5339-0309-9/I·293 定 价：2.50 元

## 目 录

说一说酸甜苦辣	1
细雨无声	18
又响的唢呐	29
“小世界”里夜悄悄	42
月 晕	60
清明未断雪	73
圣 鱼	102
雾渐渐消散	118
卖 鸡	132
夜的曲线	137
乡村咏叹调	144
芳草地上的玫瑰色	152
悠悠胭脂河	189
后 记	235

## 说一说酸甜苦辣

让我怎么说呢，是夸他？是怨他？还是别的什么？对不起，都不是。碰上这样一位队长，我这个当大队书记的，真是酸甜苦辣，样样尝到。不信？那好，我就从头说起——

### 酸——上任先要“约法三章”

我们梅花坪大队的生产队长是一年选一次的。改选的日子每年都在元旦前后。可是，一九七八年，还是在秋收冬种前夕哪，四队的队长却甩乌纱帽了。而且，几位副队长也都“连锁反应”，统统自己宣布提前辞职。天哪，一夜之间，这个队就成了“无头队”！

照理说，未经改选，老队委是不能如此脱手的。可我去磨了几次嘴皮，都无济于事。他们说，这年的生产倒了霉，他们只能到此为止了；冬种关系到第二年的生产，他们不能再去害新队长了。奇怪的是社员们对此不仅不怪他们，还说这话言之有理。

群心难违。四队就提前改选了。我们还是老规矩：不

提候选人的无记名投票。好家伙！一唱票，目标相当集中，几乎是一个印版里出来的，都选着了陈宝山。

我的腰软了下去。这不是竹篮打水——一场空吗？！看来，四队“老病复发”了，改选又得重来一次！

要问为什么，当然事出有因唷！

不错，社员有眼力，陈宝山确是块当队长的材料。他四十来岁，土生土长，圆脸、淡眉，一双小眼睛时常眯着。外表柔和，貌不惊人，但聪明灵光，颇有心计。他仅在解放后上过几年夜校，可如今什么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都能凑上几段；他从没有拜过吃千家饭的师傅，可泥水木匠都能来几下。在梅花坪，他有“小诸葛”、“祝枝山”之称。一九六五年，县里搞南渠会战，我们村的领队负伤住了院，让他顶了一阵子。好哟！平时神态有些冷漠的陈宝山，竟然锐气大露。他把四、五十名劳力安排成几个小组，每天定任务，搞竞赛，一下把大家的心情搞得火腾腾的，功效比先前提高了一倍。我们发现了这块“材料”，当然要予以重用。可是，对不起，这陈宝山的肩膀既圆又滑，什么担子你也甭想搁上去。一连三年，四队的社员选他当队长，他都一口回绝。多少干部踏低了他家的门槛，磨破了自己的嘴皮，花费了几担口水，他连头也没点一下。后来，干脆连队里也很少来了，晚上总是叫女儿来跑一趟，记好工分，听听派工，回去向他汇报。有人说，这位“小诸葛”，如今是有点像“隐士”了。可不是，改选的这天夜晚，队里闹得天翻地覆，都快把他捧成菩萨了；可

他呢，连个影子也没见。说不定呀，正在家里打呼噜哩！

唱票完毕，社员们向我飞过话来了：

“怎么样呀？老支书……”听口气，他们还蛮得意。我毫不掩饰地道：“瞎子点灯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位老兄会肯出茅庐……？”

“肯出了！”马上有人接口，“他最近露过口风哩，说愿意干一年试试。不过——”那人顿住了。

怪！不少人的眼睛同时盯住了我。我问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好几个人同时笑了：“要你去同他约法三章。”

约法三章？新鲜！我有些茫然了。可是这四队选队长，每年总要拖一段时候。前些年，选队长还搞过轮流制，甚至还抽过签。扳着手指算算，尝过队长滋味的已不下十人。其效果呢？天晓得！简直像“王小二过年”。“队长队长，一队之长，四队要变样，缺个好队长！”这话，我耳朵都听出了老茧。如今，人们梦寐以求的陈宝山肯出马上任，岂不遂心合意！对呀，管他约法三章、四章，先去找他吧。

第二天夜晚，我来到陈宝山家。

这里，我先要把他的家院介绍几句。诸位，这并非是噜苏。我们庄稼人的眼睛，是能从这里面看出点主人的心计和打算来的。

他家坐落在村东的小山坡上，两间楼房，粉墙青瓦，十分整洁。房前，种着两行修剪整齐的水杉；屋后，是一

个髹沉沉的小竹园；楼房左面，新贴着三间地基，泥墙已筑至楼底；眼下，墙围里是青翠的萝卜和青菜……前后左右，没有半点荒废的地方，但却井井有条。

我进屋的时候，陈宝山在堂前修畚箕，只瞟了我一眼。他妻子在洗碗。这女人很好客，见到我就嘴巴一咧，大嗓大音地说：“老支书，你真难得哇！”接着，就变戏法似地递过来一碗热茶。

我接过茶碗，单刀直入地说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是来同宝山约法三章的。”

“他呀，又是在乱嚼舌头……”

“女人不要插嘴。”宝山冷冷地瞥了妻子一眼。妻子淡淡地一笑闪进灶间去了。他这才转向我，道：“算了吧，老支书，约法三章？我不过是小和尚念经，有口无心……”

“不，言为心声。”我挡住他，“这回，我是钉住你不放的。”

“不行，”他摇摇头，“我反复想过，还是……”他把下半截话吞下去了。

我紧追不放：“还是什么？”

“还是……怕啊。”

“怕，怕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说呀，你说呀！”

我连连催问着。良久，他才抬起头，牙缝里挤出沉甸甸的两个字：“怕——你。”



我呆了。我的秉性谁都知道嘛，上下三村，都称我为阿弥陀佛。怕我？岂不千奇百怪！我说：“我有什么好怕呢？又不是老虎……”

他笑了：“是老虎倒好，怕你像兔子。”

我浑身的热血顷刻上涌，肚里的话不知是怎样蹦出来的：“这回，我可以拍胸脯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。”

“那好，就提三条试试。”

他说着，把手里的畚箕往旁边一抛，转向我，正色道：“第一，队务委员要由我提名，交社员大会通过；第二，我的脑袋要长在自己肩膀上，你们少用‘尚方宝剑’来搞一刀切，队长要有职有权，这个权就是名符其实的生产队自主权；第三，我任期必须一年，中途不能搞改选、撤职，也希望少念紧箍咒，是好是坏，秋后算账，一切到三百六十五天以后再拿我是问！”

天哪，我怔住了，这三条分量不轻呢！可宝山正瞪着眼望着我，眼光里的意思很明白：“怎么样，能拍胸脯吗？”我搓搓手掌，有点点起一支烟，吸了两口，才道：“这……你能讲讲……为什么要这三条吗？”

“用不着，”他很干脆地摇摇头，“我们都土生土长，看了这么多年了，还看不出一点子丑寅卯？！嘿嘿，你心里着实有数呢。不过——”他淡淡一笑，摇摇头，“算了，你回去吧，晚上时间还早，再去重选一次吧！”

说完，他抓过畚箕，顾自编起来了。

这话，比拿刀子捅我还厉害。我直觉得浑身像火烧般难受，我不清楚当时是怎样想的，也许是被激怒了，想硬着头皮称好汉。反正，我狠狠地扔掉了烟蒂，猛地站起身，说：

“走，宝山，这三条马上同社员见面。社员通过，我同意。”

社员当然一下就通过了，可我们这位宝山别出心裁，又叫人把它抄在纸上，上书“约法三章”四字，随后交给我签名盖章。

这下，我心里有点酸溜溜了，便说：“你呀，也真是太不相信人啰！”

他竟然点点头：“不错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你以后来讲‘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’，……”

箭在弦上，岂能不发，我当众签了字。

宝山将它折好，放进口袋，还说：“这是我的护身符。”就这样，他当起了四队的队长。

### 甜——三把火把四队烧熟了

新官上任三把火。宝山当上队长的头三天，就做了这样几件事——

第一件，他把全家老少召在一起，开了个家庭会，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：当队长是他一人，豁出去的应该是全

家。这一年，与陈宝山沾亲带故的人，见到便宜，不要眼红；碰到难事，不能腿软。老老少少都要绷紧神经，攥紧拳头，打算受点苦、吃点亏、瘦点肉。他决定原来准备动手建造的三间新房不造了，暂且推迟。当夜，他就带着全家老少，藏好木料，堆好砖瓦，扒拢石砂。并说：“一心不能二用。自己的事，咬咬牙，一切过一年再讲。”

第二件，他把准备提名的新队委和他们的家属叫到会议室，请他们坐下，告诉他们：他提名的队委，条件很简单——肯为这个队出力，吃亏，献身。讲完开场白，他嗓门就亮啰：“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社员看干部。干部干部，一半靠干，一半靠老婆。队委除了本身硬，还要有个好老婆；老婆靠不住，就要有一双硬耳朵。现在有言在先，今年这一年，大家站要有站相，坐要有坐样，要握紧一个拳头，拧成一股绳。一切到一年以后算总账。种田如打仗，打仗的时候不能花时间去争你是我非。要是做不到，现在站出来声明，打退堂鼓不迟。在正式当选后，就不许办叹气事、讲叹气话了；家属也不许在枕头上叽叽咕咕，弄得人心烦气软……”

说完，他睁着两粒炭火似的眼睛，从一张张脸上扫过去，扫过去。当他看到其中有位女人有点楞怔，便问了她；她有些支吾，便又问了她男人；她男人一见妻子的神色，怕日后麻烦，说话也支吾了。好！他当场宣布：“对不起，退位！占了茅坑要拉屎。四队是积重难返，软塌塌的筋骨撑不起这个队……”

第三件，他第一次派工，遇到了两件农活，一件是西山坡运畜肥，一件是拔田埂黄豆。先有几位青年自告奋勇，愿到西山坡运畜肥。他灵机一动，很随便地对大家说：“两件农活各人可以自己挑选，明天上工就是了。”这个队的劳动管理一向没有很好搞，做惯了大呼隆的“糊糊工”；众人不晓得他有什么想法，结果运畜肥的只去了靠十个人，拔黄豆的倒去了二十多人。这一天，他睁着眼睛作了仔细观察。晚上，记工了。他说：“今天，运畜肥的十位记一百五十分工；拔黄豆的二三十位，也只能记一百五十分工。”这一说，当即就有人跳了起来。他冷静地说：“不凭嗓门，只看功效。”有人又反驳：“你事先没有讲这是定额包工。”他笑笑说：“用不着天天老和尚念经。谁不知道多劳多得是历来的规矩。”有人耍无赖了：“要这样，那好，这一天的工分我尽义务。”他说：“尽这样的义务有多少光彩？！工分还是留给各位红红脸孔好。”接着，他又特地点到一位青年，说他这天只能记四分工。这青年倒不在场，他父亲可跳起来了，他指着宝山的鼻梁说：“四分工？哈哈！宝山兄弟，你怎么讲得出口呢？二十几岁的真后生，壮实得像条牛，浑身都是肉，一百五十多斤哪……”新队长不客气的摇摇头：“这不是卖猪肉，可以按肉论价。评工分只能看一条：效率。同土地爷打交道，不是闹着玩的，一脚不去，一脚不来哪！告诉大家，这一年我是准备脸孔一抹，做‘恶人’的。懒牛破车，疲疲塌塌，四队永远也翻不了身！”

这三件事，发生得似乎平平常常，在四队，却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。好哇！几天时间，人们的神经仿佛被一下绷紧，原先一直弥漫着的那股沉沉暮气，不知跑到了哪儿；大伙直觉得连出门走路都要挺挺身子骨了。新任队长威信大立。全队社员人心大振。办什么事都一呼百应，势如破竹。真是好事传千里，上下三村的社员都眼红地说：“雁飞千里看头雁，好个陈宝山，三把火把四队烧热了！”

那展光，我心里还能不甜吗？头痛了多年的四队，像一艘吃足风的帆船呼啦啦前进着。甜果子一把接一把地往你嘴里塞来：五月，春粮大增产；六月，早稻丰收在望；双夏前夕，宝山发动大家割青草做沤肥，全队动员，老少上阵。几天时间，沤肥堆成了山。

但是，谁能想到呢，酸的、甜的尝过后，苦的也跟着来了……

## 苦——逼得我硬吃镰刀头

事情是这样引起的：

“双夏”刚开始，县工作组到了我们公社。组长姓程，四十来岁；在全公社的生产队长会议上，他布置：今年“双夏”主要抓两条，一是季节，二是稻草还田。县里领导有话，把百分之五十的稻草铡在田里作基肥，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。

各大队分开讨论时，宝山明确表态：“我们不搞。”理

由是：他们已准备了大量的青草沤肥，数量可超过还田稻草的三倍。

我把这情况作了汇报。程组长连连摇头：“不行，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嘛！谁也不能强调理由。”会议结束时，他不指名地讲了四队的情况，说不能光强调生产队的自主权，而否定我们上级的领导权；还宣布：“如果哪个生产队不搞稻草还田，国家就不给它供应化肥。”

我当即用胳膊肘捅捅闭目养神的陈宝山。他眼睫毛也不闪一下，冷声道：“我当它风吹过耳。”

宝山怎么说就怎么做。他们就是不搞稻草还田，不仅不搞，还把狼藉在田里的乱草也扒起来晒干打捆。好在他们的田大多分布在冷落的山垅，并不引人注目。程组长虽然天天打电话来催汇报，我也瞒上不瞒下，含含糊糊地讲各队都在搞也就过去了。后来有一天，程组长不知怎地灵机一动，专门来电话问四队的情况。老天爷！时至今日，我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当然只有继续作假。谁知这位老兄一下来了兴趣，连说“很好，很好”，还决定第二天带几名思想不开窍的干部前来受教育……

天哪，这不是祸事临头了。我急得额上沁出了汗，左思右想，别无它路，只有找宝山，要他千万顾顾场面，应一下明天的急。

我去找他时，他正蹲在门槛上吃晚饭。我把来由一说，他呵呵笑了：“管它哩，我们又不是给他种田。”

我说：“不看僧面看佛面吧，明朝这一天，我求求你无

论如何派几个劳力，弄几把铡刀，去做做样子……”

“不搞！”他头一别，小眼睛里差点跳出火来，“我们又不是做贼做强盗，用得着这样。种自己的田嘛，上得了桌面见得了天！”

我说：“姓程的是代表县里来的呀。”

他说：“可我的脑袋是长在我的肩膀上。”

我说：“他比我们权大。”

他反问：“权大还是理大？！”

我说：“权大压死人。”

他说：“有理走天下。”

我说：“你说的道理都对，可……”

他抢着说：“可什么？——理直就该气壮！”

我说：“可是，明天这一关……”

他头一扬：“和盘托出，看他怎样！”

“我的好队长，你——也要为我的处境想想呀……”

“你——？”他似觉惊异，看着我，良久，说声“那好”，转身进房间去了。我还以为这下可以商量的了。谁知他返身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只塑料纸袋，从中取出一张纸，交给我，道：“要是不估计到你会落到这样的处境，我还要它干什么？！”

我接过来打开一看，你道是什么？就是我签过字的“约法三章”哪！这一军“将”得多厉害。我瞪圆眼睛，哑口无言了。

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只有硬硬头皮，等着吃镰刀头吧！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等在村口，等着程组长光临梅花坪。他一来，我就悬着心把情况作了如实汇报。这下不好了，姓程的一听这“庐山真面目”，当即就火冒三丈。他把领来的几位“受教育者”打发回家，随后给我刮了一通鼻子，又要亲自去找宝山。我料定这是针尖碰麦芒，而我刚好要挤在这针尖麦芒之间，就千方百计地想阻止他。我说这个担子由我挑，这个队随他们算了。他一听，更是暴跳如雷：“不行！现在不是‘四害’横行的时候，还允许头上长角、身上长刺！我就是见见这位陈宝山，看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奇人……”我没有办法，只有陪着他去找宝山。

宝山在东山坞挑青草沤肥。我们去的时候，他正在往田里撒。我嘴巴向他努了努，程组长手往腰里一插，叫道：“陈宝山，你过来！”

宝山头也不回：“我手里没空，有话就这样说。”

“我问你，稻草还田究竟搞不搞？”

“不搞。”干干脆脆的两个字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地制宜。”清清爽爽的四个字。

“因地制宜？这是随心所欲！”

“也可以，帽子随戴，主意我拿。”语气依然很平静。

“不行！”程组长火了，“都像你这样，步调怎样一致？”

宝山笑了：“这是搞生产，还能步调一致？冲锋打仗的时候，就靠灵活机动哩！再照一二一、一二一地走，不是



去送命?”说完，他把空担子往肩上一搁，走上了田埂。

程组长赶过去将他拦住：“你慢点走！”

“还要干什么？”

“把理由说清楚。”

“理由？”宝山眨眨眼睛，“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非得稻草还田？”

“增加有机肥料，改良土壤呀。”

“那青草沤肥就不能代替吗？”

“我早料到你会打这张王牌。”程组长晃晃脑袋道，“可是，田里的肥料怕多吗？你有了青草沤肥，再把百分之五十的稻草还田，不是更好吗？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宝山一阵大笑。

程组长傻眼了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宝山出奇地滚动了几下眼珠，道：“我笑自己命苦，没有你的福气！你只要‘双夏’一结束，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了。可我呢，还要在这块土地上蹲下去。我这个小小的队长，在你眼里是不算什么的，可肩膀上实实在在地搁着几百张活口。‘双夏’结束后，我要考虑劳动力的出路问题；社员有了饭吃，我还要考虑他们的油盐酱醋。如果他们买油没油钱，买盐没盐钱，你们可以眼不见为净，可我心里能好过吗？！不然的话，有的人是会不分青红皂白，骂社会主义的。你怎样去解释？还能像前几年那样，去胡说社会主义是姓穷的吗？！程组长，穿鞋着袜，各人有各人的尺码。稻草还田是好事体，有些队是可以这样搞。拿我们梅